

美国发动经济战的基本战略特征

□波涛

一部美国历史，就是一部美国争夺世界经济霸权并维护其霸权的历史。在二百多年的建国史上，美国先后发动过对英国的经济战，对德国的经济战，对苏联、对日本、对拉丁美洲国家、对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战，迄今从达成战略目标的角度看都以美国获胜为结局，并且这些经济战对手都被美国所降服，粉碎了他们在经济上自成体系的战略意图，并臣服于以美国为霸主的美元经济体系。

纵观历史上美国对竞争对手发动的主要经济战，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共同点，可以将其视为美国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

美国发动经济战基本特征之一

美国对其经济战打击目标的首要选择标准，是对美国经济地位的直接挑战者。任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经济能力上升至第二位或迅速接近第二位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从战略高度的经济打击。

从187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以后，英国退居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美国对英国毫不手软，一直穷追猛打，不断削弱英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迫使英国从债权国转为债务国，并利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后来的建立世界石油美元循环体系，彻底摧毁了英国在经济上金融上对美国的挑战能力。英国彻底臣服于了美元霸权体系。

从二战前后，苏联曾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国家。美国率领北约国家对苏联发动“冷战”。其实冷战只是美国“声东击西”的巧妙运用。美国的真正目的是对苏经济战。经过几十年的持续战役展开，苏联经济最终崩溃并导致国家解体。

20世纪60年代，西德经济曾快速接近西方世界第二。西德领导人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迅速屈从于美国经济霸权，不断对美国经济霸权示弱，而不是像后来的日本那样对美国显示出咄咄逼人之势，这才使得西德避免了美国对其发动致命经济打击。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迅速跃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并且日本政客被胜利冲昏头脑，对美国显示出挑战态势，从而导致美国对日本的全面经济打击，使日本经济彻底丧失对美国的挑战能力。

从以上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美国获得世界霸权以来，任何一国经济体如果跃居世界第二或显

示迅速接近美国经济实力，并且显示出对美国经济挑战态势，必然招致美国发动全面经济战的打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经济对手的经济战从不高调张扬，从来都是悄然进行，并且从来都是制定有长达数十年的战略规划。

美国发动经济战基本特征之二

任何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如果直接伤害到美国经济利益，如果表现出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离心倾向，即使他远不及世界第二的挑战者地位，也都会遭致美国经济战的打击。

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发动了对拉美国家的经过精心策划的经济战，直到最终摧毁了拉美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政治意志和经济基础，使其重新回到以美国为霸权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

二战之后，众多拉美国家利用美英国家的政治重心侧重于欧洲事务从而自身的外部政治压力减轻的历史机遇，并且受到了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巨大鼓舞，纷纷效法苏联的国家干预经济体制，扭转了过去一百多年来所一贯奉行的自由贸易体制。在二战之后到1970年代之间，创造了辉煌的“拉美经济奇迹”。拉美国家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民族经济体系与民族工业体系日趋独立完整。这从根本上触动了美国的经济利益。特别是1970年代爆发石油危机以后，拉美国家是美国构建石油美元大循环战略的主要环节之一。美国决不容许拉美国家脱离美国的经济体系。于是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发动了持续不断地对拉美国家经济战。直到1980年代，拉美国家相继陷入美英资本为其设置的严重债务危机陷阱，拉美国家在二次大战后所建立起的相对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相继崩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陷入严重停滞，并重新被并入美国经济版图。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其背景是亚洲高速发展的几个经济体，特别是韩国、中国台湾等等，在民用电子工业上对美国形成直接挑战。这也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因此美国利用这些亚洲国家在急于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经济失衡现象，由对冲基金出面，一举摧毁了亚洲国家在民用电子工业上对美国的挑战能力。从那时以来，美国民用电子工业重新掌控了世界市场的霸主地位。

美国发动经济战的基本特征之三

美国价值观先行。以美国认可的经济理论左右被打击国家产、官、学

界的理论思维方向。

目前，美国认可的价值现已全面掌控了世界经济理论体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基本上由美国学者囊括就是其表现之一。

从历史研究中可以发现，在近代美国发动的一系列经济战中，包括对苏联经济战、对俄罗斯经济战、对日经济战、对拉美经济战、对亚洲新兴国家经济战，都可以看到这些被打击国家中有一大批产、官、学界头面人物，已经完全只会用美国所认可的价值观和理论体系来思考问题、决定政策。这就使这些被打击国家的抵抗力大为削弱，使美国从立国以来所发动的每一场经济战都未尝败绩。

美国发动经济战的基本特征之四

在被打击国精心培植一个经济既得利益集团，从被打击国内部形成瓦解反抗力量的经济基础。

通过对世界经济国际一体化的历史研究，以及从美国对前述一系列国家所发动的经济战的具体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美国经济实力在侵入一个经济体时，美国并不是在利润获取上不留余地，而是用相当的利润空间培植一个本地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是对美不对等经济交流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包括企业家、贸易商、投资者、学者、官员等等，也包括相关政府机构。为培植这个利益集团，美国可以耐心实施十年二十年的具体操作，然后在美国发动经济战决定性的总攻战役时，这个利益集团可以从被打击国内起到决定性的瓦解作用。这个过程在对苏联经济战、对日经济战、对拉美经济战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也是因为这几个经济体中本土化抵抗力量原本特别强大的缘故。

而在美国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打击中，由于这些经济体中与美国利益相关者众多，及有更深的利益纠葛，因此与美国经济利益相通的本土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更为强大，这也使得美国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发动经济战更为容易。

美国发动经济战的基本特征之五

用开放美国市场、加强对美贸易以形成不对称经济依赖关系，是美国进行经济战前期战场准备的首要步骤。在对未来经济战打击目标国内努力推进“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原则”，是美国发动经济战的重要战场准备步骤。

美国对日、对德、对拉美、对苏联东欧国家、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等国家实施经济战的初始准备阶段，都是以

对其开放美国市场为条件，换取潜在被打击目标国把国家经济限定在国际分工的某一低端区域，或者使潜在被打击目标国的国家经济体系的完整性遭到严重肢解。

例如对日本，美国曾以开放美国国内市场换取日本放弃军工生产，集中民生产品生产，使日本丧失了军工科研能力，从而丧失了对美国在尖端科研的挑战能力。

例如对德国，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把德国纳入了美国的民用工业加工体系，并同样清除了德国在尖端军工领域的科研能力。

例如对拉美，美国利用开放美国国内市场，把拉美国家发展局限在农业和原料出口的低端领域。在二战以后至七十年代期间，拉美国家试图通过重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摆脱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被美国的经济战打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回到国际分工的低端领域。

例如对苏联，美国用引诱苏联展开军备竞赛破坏了苏联民产品生产能力。在苏联解体后，又利用世界市场的准入为诱饵，使俄罗斯经济向原料出口畸形发展。

例如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都把他们限定在狭隘的生产领域。

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这些经济体与美国市场都建立起了密切交流关系。但是这种经济联系是严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在必要时候，美国可以威胁切断这种关系。如果切断这种关系，对美国而言充其量是“皮肉伤”，而对这些经济体而言可能危及基本生存。

美国发动经济战的基本特征之六

用金融开放深化对潜在打击目标国经济独立性的肢解和破坏，是美国经济战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之一。

在潜在被打击国强力推动“金融开放”、“财政银行改革”、“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开放”，是美国经济战必备的攻坚利器，是美国利用贸易不对称关系的建立形成战略突破口之后，美国经济战进一步扩大战果的必备战略阶段。

在美国对日本、对俄罗斯、对拉美国家、对亚洲新兴经济发动经济战时，“银行改革及市场化”、“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开放”、“财政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等一系列以金融开放为目标的政策诉求，都是美国与被打击国反复争夺的战场阵地。历史研究表明，被打击国的这些阵地一旦失守，被打击国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完整性一旦被破坏，美国经济战距总攻阶段就被期不远了。而被打击国的最终结局就是社会财富被美国

战胜者大肆洗劫。

这里有一个历史事实特别值得注意。二战后美国持续不断地对日本和德国施压，要求其大力发展并开放资本市场。日本虽节节抵抗但最终服从美国的要求，而德国却顽强抗争最终仍把资本市场限定在较小的活动空间。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金融战败及长达二十余年的停滞，而德国经济历经东西德统一的巨大冲击、欧元区建立的冲击以及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重大冲击却依然表现出色。这一反差非常值得人们深思。

美国发动经济战的基本特征之七

货币战往往是经济战决战之役的致命一击。

这一点不必详述。关于货币战的著述很多。在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中，包括对英、对日、对拉美、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货币战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关于货币战的研究大多数都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误认为货币战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经济纠纷的本质。这就大错特错了。

这些研究者没有看到，历史上发生过的美国与其经济霸权挑战者和威胁者发生过的货币战，只是其经济战全局中的一个战役阶段。美国货币战的目的不是解决货币关系问题，而是最终要解决经济关系问题，解决国际分工大局中的领导者与服从者之间的秩序问题，是要解决世界财富向美国持续流向永不改变的问题。

美国发动经济战的基本特征之八

国际金融组织是美国发动经济战的必备战略同盟军。

在美国发动的现代经济战争中，国际金融组织一直充当着美国的战争工具的角色，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等，甚至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实际上是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控制之下。

在美国打击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在打击拉美、打击日本的经济战中，国际金融组织都充当了美国的战场工具，是其同盟军。美国在发动经济战时，都拉上国际金融组织充当战场同盟军，以组成所谓的“联合国军”，以强化战争的正义性、合法性。

特别应当指出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拼死抵抗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才因此受到美国的重击，但最终没有丧命，当然美国也达到了对其经济战的基本目标。韩国从那以后至今仍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在消费电子领域的霸主地位。

日本地产泡沫 热钱的滑铁卢

□张捷

很多人在讲，中国不能重蹈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覆辙，但对于这样的说法，本人认为需要仔细分析。

1985年的“广场协议”让日本人口袋里的钱一下子增加了至少20%，促使日本政府开始加速全面推行住宅商品化，商业银行开始大量为居民购房发放贷款，贷款利率大幅下调，日本的房价也由此开始急速攀升，股市空前繁荣。与此同时，在日元升值预期下海外热钱也大幅度涌入进行套利活动，助推了日本房价、股市的进一步上升。借助着日元升值和楼市、股市的繁荣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印钞活动，1986年货币增发量高达2位数。日本房地产泡沫完全是人为印钞推动出来的，是借助这样的汇率上涨大规模制造泡沫印钞渔利的行为。

房价不断攀升。但到了1990年，日本各大银行不仅突然停止购房贷款，而且大幅提高原来的购房贷款利率，并于1992年开始征收地价税。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经济政策？我个人分析日本政府清楚地看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低价格很快要对日本的制造业构成致命的打击。日本依靠先进的工业制造技术、通过来料加工、出口工业制品带动日本经济繁荣道路已到了尽头。而产业升级的资本从何而来呢？日本是一个资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要获取资源，日本必须要用他国需要的商品来进行交换。那么他国需要的是什么呢？在日本人为造成资产泡沫，让这些泡沫成为了他国资本

的“需要”。以日元升值和印钞为背景，以其原来的土地增值成为产业升级和外迁的资本来源，以至于日本东京的总地价已经超过美国全国，取得了巨大的土地资本积累，日本厂商把工厂迁往中国等国，对原来的厂房进行房地产开发，不仅没有产业外迁的费用还可以套现巨额现金，大大地有利可图。

利用土地所产生的金融效应和政府的印钞机，日本的企业取得了巨大的资本，而外资热钱对于日元升值的预期和进入炒作股市楼市，使得日本印刷的钞票可以顺利地以高汇率兑换成为其他国际货币进行海外扩张，取得了巨大的海外资源积累。结果是日本取得了超过3.5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控制大量的海外资源，日本取得这些资源是依靠其央行货币投放来实现的，日元升值让他们购买成本极大降低。

到了2004年，日本的直接出口额只有61万亿日元，而日本的海外企业销售总额达到了155万亿日元，是前者的2.5倍还多。如果将这些海外企业的销售额直接折算成GDP的话，可以达到3.5万亿美元，是日本国内GDP的71.85%。与此同时，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增加到了41968亿美元，这包括日本在海外购买的土地、已经建造的工厂等等。与海外企业的销售额合在一起，日本在海外资产达到了76968亿美元，相当在海外建造了一个比国内还要强的“资产日本”。

2004年日本海外纯资产是18270亿美元，占到全球海外纯资产的90%以上，是切切实实的全球最大债权国，并且这个位置一坐就是十

几年。

可以看出，日本在汇率升值和房地产泡沫的操作中，是怎样取得巨大海外利益和国家长期利益的。日本海外战略导致的国家资本大量外流，国内的经济出现下滑是正常的，日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样的经济转型，经济增长不再是简单地依靠劳动力和出口了，日本货再也不全是全世界廉价货的代名词，国家的强盛必要完成产业升级质量上的飞跃而不是数量上的优势。

在此过程中到底是胜是败，实际有一个非常容易识别的方法，就是看这一个阶段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是在流入资源还是在流出资源。而日本这一个阶段明显是在流入资源，控制了大量海外资产。流出资源的是俄罗斯、拉美和中国，整个过程中日本和美国是资源流入的国家，是得利者，但是日本会哭，避免了世界的抵触情绪，就像一个成功的富豪，反而非常低调地说自己没有多少钱。

在房价、股价一路高涨，经济一片繁荣的1990年3月27日，日本开始人为地捅破泡沫了。日本银行出台了《控制不动产融资总量的通知》，这一《通知》被后来称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导火索”，房价和股价掉头下跌。当年8月，日本银行又把短期贷款利率上调到6%。更有甚者，1992年大藏省又出台了地价税，让已经一蹶不振的不动产业更是雪上加霜，高端百货业因其店址位于城市最繁华的地段，每年0.3%的地价税竟然超过商品利润的20%，地价税对房价的抑制力可见一斑。日本的住宅市场价格，自

1955年设立日本住宅公团到1985年一直就是由政府主导。所以，日本政府把泡沫捅破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背后是有国家政治集团和金融集团的主观意识在起作用的。为什么日本政府要以股市、楼市暴跌的方式来结束泡沫经济？面对不动产价值的暴跌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金融政策，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政策会导致楼市、股市大跌？那么在楼市、股市已经开始暴跌的1992年，大藏省为什么还要出台地价税，让不动产业丝毫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呢？这些也许有一个合理解释就是日本希望股市和楼市低迷。

日本的楼市和股市大涨，在泡沫高点卖出股票的是谁呢？在日本《广场协议》以前日本没有大力推动住宅商品化也没有大力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因此这些股票和土地都是在日本的金融资本持有的，在日元升值开放的同时，境外的资本大量涌入。在日本政府捅破泡沫前，大量的游资热钱进入了日本，泡沫破裂以后，他们被套牢在了日本，炒楼的成为了房东炒股的成功了股东。如果日本政府搞救市，实质上就是给这些外来资本逃亡的机会。而低迷的背后就是成功地套住了外来资本，更进一步的是日本政府以物业税更加深入地套牢在房地产上的资本而银行却以零利率使得现金形式的资本在日本境内难以得到资金回报。

与此同时，日本的资本却在进军世界市场，且不说是在泡沫高点海外和海外控制资源，就是在房地产方面也是有利益的。随着日元对美

元的兑换率翻了一番，日本投资者开始抢购夏威夷的旅馆、洛杉矶的办公大楼、佛罗里达州的网球场等。仅1988年一年，日本投资者就购买了总价值达100亿美元的美国地产，这就是利用日美地产泡沫率的不同进行套现。到1991年，达到770亿美元。日本买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纷纷购买高水准的著名建筑。最有代表性的是东京亿万富翁横井英树，他购买了伦敦郊外的泰姆公园、英国南部的朱比特山以及苏格兰久负盛名的标志性建筑——格莱尔乃城堡和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的菲尔格拉官殿。1991年，还以4000万美元将被视为纽约心脏与灵魂的帝国大厦收于麾下。日本资本成功套取了日美房地产、汇率、货币不同泡沫程度的差别利益。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计算前面分析的日本通过卖地到海外建厂和卖资源的巨大利益。

金融地产的博弈是数字游戏，与实体经济对应是有赔就有赚的，在这样的过程中虽然日本的国民也有很多出现损失，但也有人赚到了钱，因为在1985年前持有资产的是日本人，1990年后在泡沫高点高价抛售资产进行海外投资的还是日本人，不要看日本的经济不好，那是日本的资本外流导致的。所以把日本国内外控制的产业一起算帐，日本的资本集团是暴赚的，日本政府的控制力是提升的，日本的泡沫政策是一条成功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拿着钱到日本投资套利的资本损失最大，现在可能还被套在日本的房市股市，他们是与日本资本博弈的失败者。

风投资本可担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重任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张荣楠

新兴产业一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业变革的未来，也成为“十二五”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建立的重中之重。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优势，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然而，它们在技术路线、产业环节、商业模式、市场培育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新兴产业在表现出优于传统产业高成长性的同时，也无法摆脱其高风险的特征。因此，迫切需要风险投资的介入，实现技术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对接，帮助新兴产业的初创企业完成从技术研发、商业化，并最终形成产业创造新价值的完整孵化过程。

新兴产业发展的历史实践证明，哪里就有新兴产业，哪里就有风险资本。一直以来美国硅谷走在全球高科技的最前沿，控制着芯片、计算机、互联网等领域全球高科技发展的步伐和节奏，一度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硅谷”已跃居为全美九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生产了全美半导体集成电路的1/3、电子计算机的1/8，年销售额高达400亿美元。1997年，美国硅谷创纪录地新建了3575个科技型小企业，主要从事通讯、软件、电子、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而这背后形成强大助推力量的正是被称为美国新兴产业发展“助推器”的风险投资。

位于门洛帕克市的沙丘路是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大街，这里聚集了大批风险投资基金。可以说，沙丘路于美国新兴市场的意义不亚于华尔街之于证券市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至少有一半是由这条街上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红杉资本、KPCB、NEA、Mayfield等等。红杉资本作为全球最大的风险资本，曾投资了苹果、甲骨文、雅虎、Google、Paypal等一批著名科技公司，一度造就长达三十余年美国多家著名企业围绕红杉资本而建立的红杉现象。目前其投资的公司总市值超过纳斯达克市场总价值的10%。

风险投资不仅是资本猎手更是价值发现者，它不同于其它资本的最大特点就是更喜欢投资于快速发展的公司，而不是快速盈利的公司。正是风险资本独特的价值发现能力和富有远见的眼光，让他们在收获巨额回报的同时，也造就了无数的明星企业。可以说，没有风险投资所形成的初创、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相互联动的一整套发现和筛选机制，就不会有今天微软、苹果、谷歌、雅虎、Ebay、Facebook、Twitter……所代表的美国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

1976年，当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带着他设计的个人微型电脑时，美国还没有比较实用的个人计算机，整个微型计算机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那时，大的计算机公司（IBM）只热衷于为政府机关和各大公司生产和研制大、中型计算机，对微型计算机市场有些不屑一顾。但资深的投资企业家马克库拉充分估计了苹果公司无形资产的价值以及其独创性产品的市场前景，投资9.1万美元帮助苹果度过了最艰难的初创时期。而后，苹果的每次蜕变都有风险投资的身影。2007年，又一个风险资本——Kleiner合伙人非常看好苹果这套商业模式和平台的巨大潜力和前景，于是斥资1亿美元建立了iFund基金，中小开发商可以通过这个基金进行融资，苹果终于由一个青苹果一步步蜕变成金苹果。

金融危机让全球认识到产业重构的重要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正在积极进行包括新能源、生物制药、互联网产业等在内的新一轮产业投资。2005年以来，硅谷已有1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进入了新能源领域，2008年投入新能源领域的资金更是超过50%。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最新发布预测，2010年在新能源等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还在继续增加。此外，美国风险投资依然对信息产业和网络产业情有独钟，因为，他们始终坚信随着信息网络企业的强大能量、用户的“爆炸式增长”以及更多传播方式的相互融合，全球将会迎来新的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第二次互联网浪潮”。

美国正在以风险投资独特的甄别机制，筛选更优秀的成长企业，以创新推动美国经济的再造。而从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实践看，风险投资似乎并没有真正发挥甄别企业，并帮助其实现价值创造的功能，而且对新兴产业的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评估、如何把握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等问题并没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和尺度，很多风险投资更多的是对盈利性比较敏感，并大都集中于企业成长的后端投资。2009年，我国风险投资业早期投资项目数和投资额只占全部投资的8.1%，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风险投资渐渐蜕变为“保险投资”。

风险资本是让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实现技术产业化的最佳途径。从我国情况看，我国科技成果最佳的转化率平均只有20%，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60%-80%，这还只是产业技术转化层面，到生产层面后，我国的转化率还不到5%，而发达国家是30%。因此，风险投资资本能否担当起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的重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更为严峻的挑战。